

牧庵集

三



牧庵集卷九

元

姚

燧

撰

記

暖翠亭記

九江爲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一射上故有亭邇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十步軻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歸然獨荒邱辛君持使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茗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淞四省之地廣周且萬里之賦爲緡幾九百萬半歲而

集人誦以爲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
作亭三楹八日而成中楹東西爲門相直北其墉而南
其墉可洞闢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
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
扁未名求以命之爲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
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稱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
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
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鑱諸石已一異
也其甚異者在漢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

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
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目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
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音
節爾山谷親爲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媚夫繼爲乎自後
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固瞠南山後塵至叙巖岫出
縮泉石窈深雲烟變滅之得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
之遂爲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爲室屋以侈靡相軋
由人力益致夫奇秀者非巨筆如杠孰彷彿其全體能
爾之盡茲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屬觴乎

此爲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衰日暄融助爲明
妍浮嵐佳氣綿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簷戶之外豈茲
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爲病客而然也平昔之
遊熟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
目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
之晝秋露暑雨晞霽之朝其倍徙什伯不啻焉者可意
知也其以暖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實字仲和
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爲業有相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己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形旁求天下或見于卜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得弗已彼數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彼爲相者見時君任已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醫之爲彼疾家不專主已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

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爲治也必當天下阡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圯焉由汝而後爲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幅負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誦之曰彼相之才能易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爲危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爲醫者惟疾家知之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搦髓擢胃剔蛇斃犬之技如扁鵲華佗之爲而易危爲安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願爲賢宰相不得志願爲良醫其真知言

哉醫師趙君濟和鄧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
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況其讀書多學以濟其
術平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
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
變去爲入聲讀則義意自異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危爲
安者故以是諶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
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
危將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
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隣王工部景韓園邇于城西墉因鑿窟室樹桐其東映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爲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聞鳳鳥見濁世之險微無德輝之可覽翱翔于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慚德于吾元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余與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

則所際爲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爲盛治其時猶致五
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
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
重華臣禹翦嶧陽孤桐張而絲之爲琴瑟及八音倫諧
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翦桐爲樂猶足以致鳳
其封漑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翦桐爲樂以待來
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于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
余雖老尚能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率舞以沒餘齒
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

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逾美矣
奚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爲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
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
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
彝器則喜而忘寐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爲益之
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兄弟焉其置也褥以文錦櫛以
髹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爲褻也嘗建一亭名曰

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及丁酉父辛爵禾曰鬲周則屈生敦台夫鼎麟鳳罍惟罍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厖辨其世不知爲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鐃斗鍙鑊方之六物猶王公之皂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所謂幹棄周鼎寶康瓠者譏賢否易處賤尚貴也君之商彝光輝出周鼎上寶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怫鬱軒冕而清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爲道之賢乎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詬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之子必以陶器爲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

爾古者製銘如卣曰敦作及丁寶尊彝首字未詳蓋及
丁子之名也敦曰屈生始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有年
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覆宗之
子所能爲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與廟諸侯卿士之賢哲
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與廟爲世家鉅室者何啻
乎萬人求其豐祀而儀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
乾藩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備而悉陳之有其副
焉則世雖有二三鉅萬爲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
之道其禍豈專于燔書銷兵爲金人鐘鐻者未必無此

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飭鐘則世之發諸荒祠敗塚之間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鼓于冶工者又可旣也耶今名賞鑒若余篤者世無百人惟嘗柄政一二家積多至數十餘皆一二有亦有一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世無數百其盪而無迹者曾不如康瓠之有礫焉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矧是六物卣梁斷而爵折戈鬲項穿而壘腐臂鼎蓋亦缺康瓠之兆形矣惟敦完然而猶重哀夫屈生而子而孫用享何人如在安在自夏至今三千餘年而九鼎淪泗

者千六百年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悉爲
九鼎能獨俟夫萬有年耶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
何誣乎人而何詬于器其曰職此而怫鬱軒冕清寂山
林以玩物資爲道者真若高識所燭焉

赫義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絕于暫或不能必終身
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旣嘗痛自克絕自謂
已忘之可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鬻學道之進周子甚
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

始以周子爲知言自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目聲之于耳旣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況金玉珠璣爲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其利者大前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忘其壽也久人旣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嗜而積積而至于鉅有鉅有而人嫉者衆以及于禍法書名畫亦物也歲久則爲敗縑壞楮不得不足以爲貧得之不足以爲富嗜金玉珠璣者弗顧也雖賞鑒之家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人

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爲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
痛自戛去此習故于已之甚愛者人或欲之畧不留吝
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覲
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
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
宣和中秘嘗以妨告安和者畀馮憲副壽卿今又以遣
書者畀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鸞而已嗚呼是書也
姑率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爲九百三
十六年如曰非真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爲